

乾隆皇帝與竹茶爐

廖寶秀

文獻顯示竹茶爐是宋代以來，文人們喜用做為烹煎茶水的爐具，竹茶爐外以竹編，內以土着，宋代繪畫上幾乎不見竹爐形象的描繪，繪畫或壁畫中所見多為長方形或方形爐具。明清繪畫上則見數種竹爐樣式，一般大同小異，有呈方形者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晚期王問〈煮茶圖〉上的方形斑竹茶爐，爐側還附有一小出煙口。最常見者則為上圓下方的竹茶爐，此一款式多見於江南蘇州、無錫一帶的吳派繪畫上。這種上圓下方的竹編茶爐是乾隆皇帝一生最愛的茶器之一，從清宮檔案數算，乾隆至少為他的茶舍製作高達二十件以上的竹茶爐，使用於各處茶舍及宮室之中，現存為數不多的竹茶爐皆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。

前言

近來，關於乾隆皇帝時期的文化藝術的研究與展覽十分熱絡，儼然已形成「乾隆學」風潮。乾隆皇帝嗜茶，引發豐富的詩文創作，他為茶事大興茶舍、製作茶器、茶具、並且於茶室內掛飾書畫，擺設各式茶器、裝飾等，均留有大量文獻資料，據此已足構成「乾隆茶學」的研究。

筆者曾做過乾隆茶舍及茶器研

究，乾隆於茶文化的貢獻，絕非一般等閒可與比擬。乾隆皇帝喜愛品茗，他於各處茶舍中品茗鑑畫與古人神交，並以詩書描述情境，形成其個人特殊的品茗藝術風格，在歷代帝王中是非常罕見的。

乾隆皇帝極好茶事，他在京城、以及各處行宮建構茶舍，時間大多在乾隆十六（一七五二）年之後，這是受江南文人文會傳統與品味的影響。從

清宮檔案及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

（以下簡稱《御製詩文》）中，可以看出「竹茶爐」是乾隆最為重視的一項茶器，深具重要意義。（圖一）乾隆在其個人的品茗茶舍內皆設有全套的品茶用器（圖二），如茶壺、茶鍾、茶具或其他茶器的質材、款式多樣，唯獨煮水茶爐，幾乎清一色多為竹編的「竹茶爐」。（圖二～四）（以下均稱竹爐）由文獻或圖像資料顯示，清



圖一 清 乾隆18年（1753）4月 張宗蒼 弘曆松蔭揮筆圖及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地點似圓明園九州清宴內清暉閣。圖上可見乾隆皇帝著漢裝坐於石几前，右手提筆，正在構思寫詩；一旁侍者正在竹爐前煽火煮茶備茗。竹爐樣式與圖二至四之乾隆命製者相同。



圖五 清 乾隆7年(1742) 丁觀鵬 太平春市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上三人正在品茶，一旁置有青銅茶爐。



圖四 清 乾隆 竹茶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清 乾隆 紫檀木茶具及各式茶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檔案均稱專門收納裝置或陳設茶器的棚櫃為茶具，圖內有大小二件竹茶爐。



圖三 清 乾隆 竹茶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竹茶爐分上下兩部分，上圓下方，上為炭爐，內以泥作壁，外包竹絲編織；下為方形火灶並開長方形風口，邊框以竹作架，並以寬細竹絲編織六角幾紋包裹。銚座（竹爐上方置燒水器口）為銅製並鑄有紋飾，圓、方爐上下均有紅銅護圈，作工細巧精緻。

宮煮茶茶爐亦有其他樣式、材質（圖五~七），然而乾隆唯對「竹爐」情有獨鍾，尤其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間，陸續向蘇州及江寧織造訂製了二十多件竹爐（註一），並分別設置於各處茶舍。乾隆為何如此這般喜愛竹爐，究其原因，實有其歷史背景以及象徵意義，本文略談此一意象的根源及其對乾隆品茗逸趣的影響。

乾隆茶舍

筆者曾在乾隆茶舍文中提及乾隆皇帝對他個人用來品茶的茶舍，均有一定的規格佈置，如位於行宮園林則多倚巖傍泉，開虛窗、俯流泉，三間或二間式的樸素建築，松濤石籟，景色絕佳；茶室內則佈置竹爐、陸羽茶仙造像、茶壺、茗碗、茶具等，並掛飾其喜愛的書畫，以便啜茗時賞

鑑，如香山「試泉悅性山房」、「玉壺冰」、「竹爐精舍」；靜寄山莊、避暑山莊的「千尺雪」茶舍（圖八、九）等皆是。根據《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》內乾隆所命作陸羽茶仙造像的文獻，與乾隆茶詩中「灶邊陸羽笑予差」、「灶邊亦坐陸鴻漸」、「座中陸氏應含笑，似笑般勤效古情。」（詩註：唐書載陸羽嗜茶，著經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備。時鬻茶者至陶其形，置煬突間祀為茶神。今山房內亦復效之，未能免俗，應為羽所竊笑也。）」（乾隆二十年〈竹爐山房〉）等記載，可以確知乾隆於每座茶舍內的竹爐旁均擺設陸羽茶仙造像的事實。乾隆每到茶舍，均寫下其品茗感想詩作，乾隆一生勤於寫詩，詩近四萬二千首，其中與茶舍以及與品茗相關的茶、泉、器具等詩則逾千首，茶詩之多，於詩史上恐無人可與之相比。然而文史研究者對這位嗜茶皇帝，於茶文化的活動與貢獻之介紹，卻與其所留下豐富的茶詩文資料不成比例。

乾隆皇帝的茶舍遍及紫禁城、西

苑、圓明園、清漪園、靜明園、靜宜園、避暑山莊、靜寄山莊等宮室園囿及行宮共有二十多處；而且在《御製詩文》中時常提及的茶舍或啜茗處，多以茶舍名稱作為詩題，贊詠內容亦必與品茗烹茶相關。乾隆的品茗活動並不僅限於茶舍，更廣推及於其他書齋或賞景處，其嗜茶程度不是一般可言。

竹爐

竹爐是乾隆茶舍必備之器，乾隆十六年〈做惠山聽松庵製竹爐成詩以詠之〉詩：

竹爐匪夏鼎，良工率能造。胡獨稱
惠山，詩禪遺古調。騰聲四百載，
摩挲果精妙。陶土編細筠，規製偶
倣。水火坎離濟，方圓乾坤肖。
詎慕齊其名，聊亦從吾好。松風水
月下，擬一安茶銚。獨苦無多閒，
隱被山僧笑。（圖十底部）

說明乾隆南巡至無錫惠山聽松庵竹爐山房（圖十一）烹茶，喜愛上質樸素雅的竹茶爐，故命人仿製，返京後還仿造二處以「竹爐山房」、「竹爐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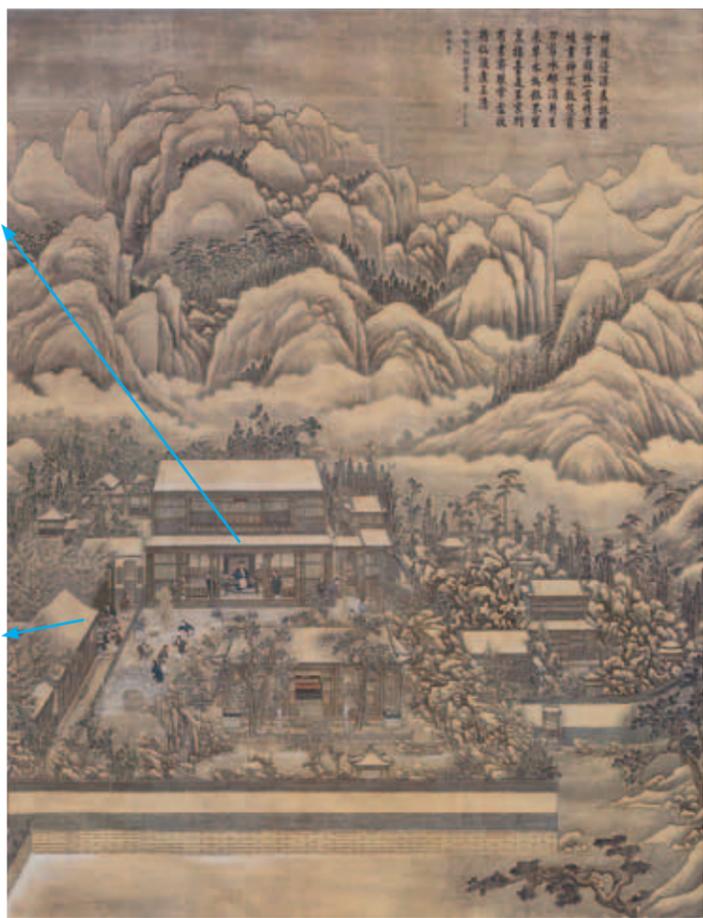
自古名山出名泉，惠山出惠泉，自從唐代被陸羽、張又新等評定為天下第二泉之後，惠山就成為文人雅士登臨試泉的名勝。而且惠山寺又多高僧，文人雅士每與寺僧在庵中汲泉烹茶，必吟詩論道，形成了惠山寺的文會傳統，比如唐代的皮日休，宋代的

到此愛竹爐之雅，命吳工仿製，盤山諸處率置之。茗椀偏欣滋味長。梅韻松蕤重清晤，春風數典那能忘。（乾隆二十七年〈竹爐山房〉）鼻祖由來做惠山，清烹到處可消閒。聽松庵裏明年况，（詩註：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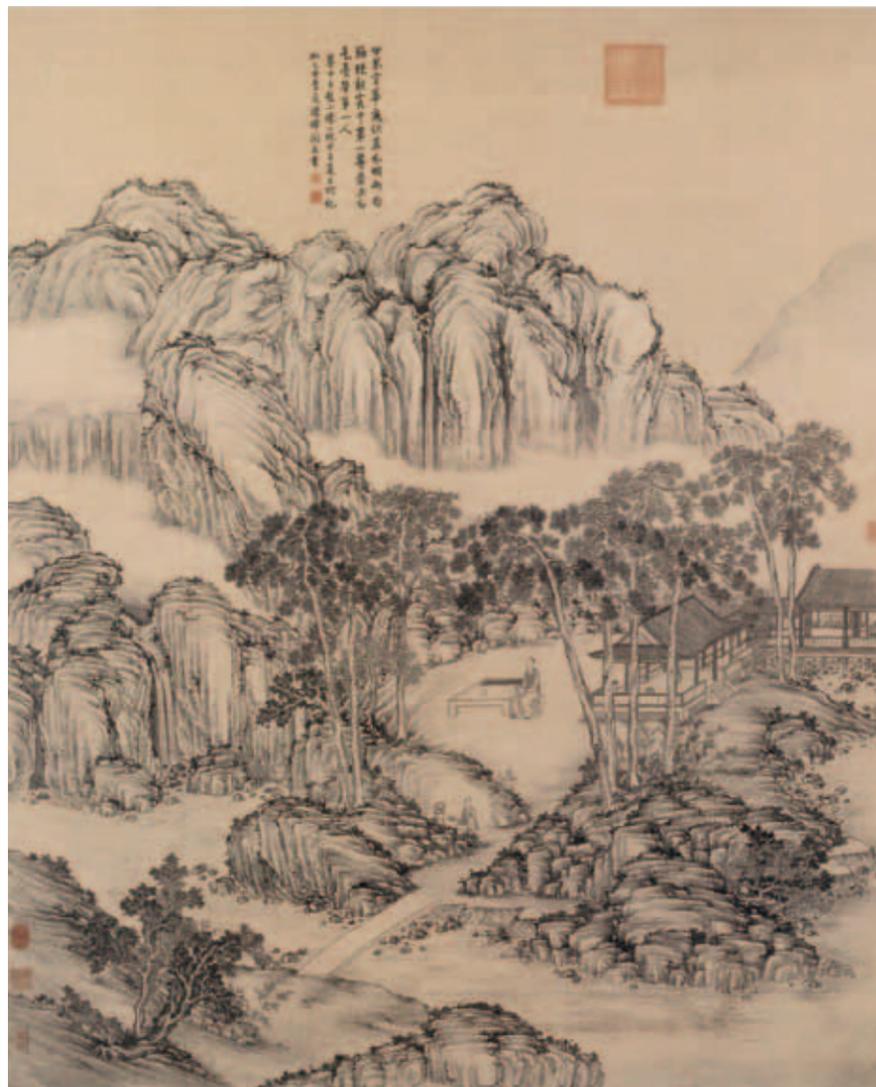
山聽松庵舊弄竹爐並王絛畫卷，每次南巡無不以竹爐烹茶，並題詩書卷中，此間竹爐即倣其製也。）逸興遙飛想像間。（乾隆四十四年〈竹爐精舍烹茶〉）因愛惠泉編竹爐，仿為佳處置之

俱。（詩後並註：辛未南巡過惠山聽松庵，愛竹爐之雅，命吳工仿製，因於此構精舍置之。）（乾隆五十三年〈竹爐精舍烹茶〉）以上詩文證明，帶御製詩竹爐是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結束北返時，從江南攜回置之茶舍。前述〈做惠山聽松庵製竹爐成詩以詠之〉詩，便是竹爐完工之後於無錫所作，而這件竹茶爐上半部圓爐部分雖或已損毀，但下半部方爐部分及底部刻詩則還保留，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。（圖九）

竹爐為何如此受到乾隆青睞，當然不只因其造型雅緻，而是還有其背後引人入勝的理由，而此緣由則與惠山「竹爐文會」，以及「竹爐圖卷」、「竹爐詩詠」的創製及流傳大有關聯。



圖七 清 乾隆37年（1772） 佚名 乾隆雪景行樂圖及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侍從們有的正在收聚雪花，以雪水泡瀾三清茶，有的正在煽火煮茶，有的端茶侍候，而備茶場景上使用的是白泥茶爐，一旁置有炭籠（烏府）。



圖六 清 乾隆9年（1744） 董邦達 弘曆松蔭消暑圖（御製詩文題名〈題董邦達山靜日長圖〉）及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上侍者以青銅茶爐煮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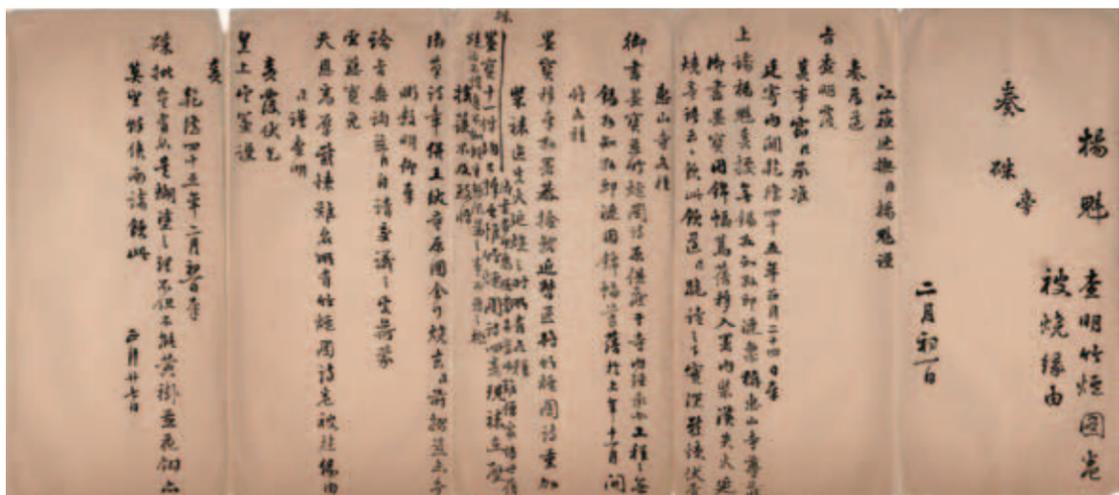
舍」茶舍詩中即提到：竹爐是處有山房，（詩註：自辛未

到此愛竹爐之雅，命吳工仿製，玉泉、盤山諸處率置之）茗椀偏欣滋味長。梅韻松蕤重清晤，春風數典那能忘。（乾隆二十七年〈竹爐山房〉）鼻祖由來做惠山，清烹到處可消閒。聽松庵裏明年况，（詩註：惠

山聽松庵舊弄竹爐並王絛畫卷，每次南巡無不以竹爐烹茶，並題詩書卷中，此間竹爐即倣其製也。）逸興遙飛想像間。（乾隆四十四年〈竹爐精舍烹茶〉）因愛惠泉編竹爐，仿為佳處置之



圖十一 清 乾隆 錢維城 舊畫江南名勝圖冊 惠泉山圖及局部 竹爐山房（即聽松庵）及惠泉等 廣雅軒收藏



圖十二 清 江蘇巡撫楊魁奏摺〈為遵旨查明竹爐圖卷被燒緣由〉 乾隆45年（1780）正月27日 局部 故機0263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硃批：「御書有何要，朕當另寫何難！僧家傳世舊蹟為可惜，真不知輕重，煞風景之事，可惡之極！」摺尾又論：「豈有如是糊塗之理，不但不能責掛並花翎亦莫望，餘俟面諭。欽此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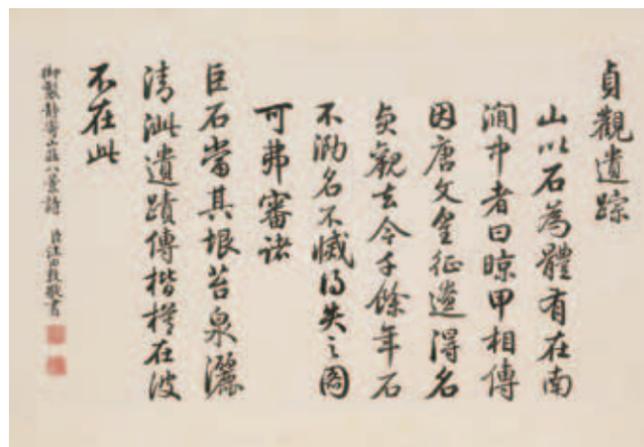
竹爐典故、圖詠、詩卷

雖然南宋杜耒（？～一二二五）名詩〈寒夜〉：「寒夜客來茶當酒，竹爐湯沸火初紅。尋常一樣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」詩中談及以竹爐煮湯點茶，然而竹爐文會的盛行卻到了明初才在文人間興起。「竹爐煮茶」文會的典故肇始於洪武年間，惠山聽松庵主人性海真人及明初文人王綬（一三六二～一四一六）等人，他們不僅有深厚的友情，而且還共同創製竹爐，同時也是惠山竹爐文會及竹爐圖卷的原創人，這段歷史可由明、清文人王達〈竹茶爐記〉、秦夔（一四三三～一四九六）〈復竹茶爐〉、吳寬（一四三五～一五〇四）〈盛舜臣新製竹茶爐〉、顧貞觀（一六三七～一七一四）〈竹爐新詠〉、鄒炳泰（一七四一～一八二〇）〈紀聽松庵竹爐始末〉以及乾隆《御製詩文》中與惠山聽松庵相關的竹爐詩文等記載得到印證。惠山竹爐的創製始於明初洪武二十五年（一三九二），王綬是年自山西大同謫戍回到家鄉無錫後，即在惠山聽松



圖十 清 乾隆16年 竹茶爐及底部 底部刻乾隆十六年御製詩〈做惠山聽松庵製竹爐成詩以詠之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爐上半部圖爐部分或已失。

蘇東坡、楊萬里，元代的倪瓚等都與惠山寺僧有深厚交誼，且留下了許多歌詠惠泉詩詞文獻（註二），蘇東坡「獨攜天上小團月，來試人間第二泉。」（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鬪登絕頂望太湖）便是傳頌千古的名句。明清時代更是惠泉的鼎盛時期，此時文人重視的不只惠泉而已，同時也對與惠泉相關的建築及器物，給與了極大的關注，惠泉旁的聽松庵竹爐山房聚集了江南文人名仕，參與品茗文會，不僅歌詠惠泉，也吟哦聽松庵內煮泉的竹爐。



圖八 清 汪由敦書董邦達畫 御製靜寄山莊八景畫圖冊 貞觀遺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盤山靜寄山莊「千尺雪」茶舍與貞觀遺踪相鄰，跨溪臨水三間即茶舍。



圖九 清 乾隆 錢維城 熱河（避暑山莊）千尺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疊石流泉為千尺雪景，疊石側屋即茶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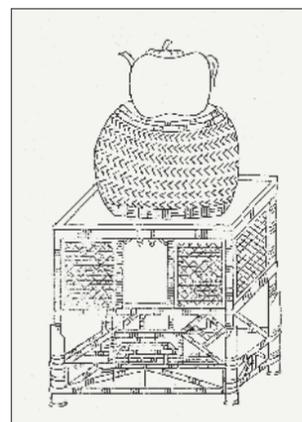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七 明 錢穀 惠山煮泉圖及局部 15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上所繪應為內外皆八方形圍成的圓池，但圖示卻似內為方池。惠泉有方圓二池，圓泉水甘，方者不及。圖上御製詩為乾隆第六次南巡（1784）駐蹕惠山所作。



圖十四 明 文徵明 惠山文會圖卷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上描畫文人於惠泉旁品茶，然煮茶風爐似非竹茶爐。



圖十三 明 唐寅 煮茶圖卷局部 瑞典斯德哥爾摩博物館藏 煮茶竹爐上圖下方，席上可見插花、焚香及香爐。



圖十五 明 盛虞 竹茶爐 引自顧元慶編，《茶譜》〈苔節君像〉

庵寓居療疾，癒後在庵中「秋濤軒」牆壁繪製廬山圖。不久友人潘克誠來看畫，此時恰有湖州竹工到訪，於是庵主性海與王紱及潘克誠共商以古制編製竹茶爐，置於庵內；王紱繪竹爐圖贈予性海，並附詠竹茶爐詩卷。之後名家陸續和韻賦詩，遂成一卷。十一年後，永樂初年（一四〇三）王紱離開惠山入事文淵閣，性海則轉赴蘇州虎邱，行前將竹爐留贈潘克誠，此後六十餘年間歸潘氏家族保存。成化初詩人楊模曾向潘氏後人求讓，成化十二年（一四七六）無錫秦夔（一四三三～一四九六）為惠山寺作〈訪廬疏〉，於楊氏處訪得，並歸還聽松庵，於是竹茶爐失而復得，故作〈聽松庵復竹茶爐記〉、〈復竹茶爐〉詩。明中期成化、弘治間，盛虞曾仿製二爐，一贈其伯盛顛，一贈吳

寬（一四三五～一五〇四），並得吳寬、李東陽（一四四七～一五一六）等人寫詩相贈，明清之間文人仿製竹爐與竹爐詩詠，一直相繼不斷。至清初康熙年間，聽松庵原竹爐既毀，盛製又壞，於是無錫顧貞觀又仿製二爐，並作〈竹爐新詠記〉，攜其一至京師以貽納蘭成德。

惠山寺聽松庵原藏有四卷〈竹爐圖詠〉，第一卷即前述王紱所繪並題詩，第二卷為履齋所作，第三卷為吳琯於成化丁酉（一四七七）所寫，第四卷作者佚名。乾隆於十六年南巡至惠山寺時，第四卷已失，乃命張宗蒼補作，並題詩於上。此四卷〈竹爐圖詠〉與竹茶爐相同都有一段滄桑遭遇：乾隆四十四年（一七七九）底因乾隆翌春即將南巡，無錫知縣邱漣為修整聽松庵並作南巡準備，故將〈竹爐圖詠〉圖卷攜回縣署重裱，遭遇鄰家失火，延至官署，不幸全毀於火。乾隆聞之勃然大怒，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在江蘇巡撫楊魁的奏摺〈為遵旨查明竹爐圖卷被燒緣由〉上硃批：「御書有何要，朕當另寫何



圖十六 明 文嘉 惠山煮茶圖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上可見事茶兩童子面前設有茶壺、茶鍾以及上圖下方的竹茶爐，爐上置煮水壺，一旁還有火夾。二文人席地對坐，旁置畫畫圖卷，另一人漫步而進，一場惠山竹爐文會即將上場，在此品茶、論畫、說道，是當時江南常見的文人雅集。此圖為文嘉描繪友人訪惠山聽松庵竹爐山房，在惠泉傍以竹爐煮茶的場景。

難！僧家傳世舊蹟為可惜，真不知輕重，煞風景之事，可惡之極！」摺尾又論：「豈有如是糊塗之理，不但不能黃掛並花翎亦莫望，餘俟面諭。欽此」（圖十二），楊魁如奏摺所批示，因此而丟官。四圖既毀，隔年四十五年南巡之後八月，乾隆乃御筆親補第一圖，命皇六子永瑤補第二圖，貝勒弘晅補第三圖，大臣董誥補第四圖；並於卷首題跋，於每卷圖後補錄明人舊題；此外又將內府所藏王絨〈溪山漁隱圖〉賜與聽松庵，這也是〈紀聽松庵竹爐始末〉一文的由來。乾隆之重視惠山竹爐文會傳統，可見一斑，而此舉亦成傳頌藝林的韻事。

繪製千尺雪圖卷

乾隆第一次南巡經行姑蘇寒山千尺雪，旋又至無錫惠山聽松庵，領略了江南文人豐富的品茗特質，回京後便將蘇州寒山「千尺雪」與惠山「聽松庵」二地的特色加以結合，構成「千尺雪齋設竹爐」的特有品茶意境。（註三）其實這是乾隆慣用的借景

與轉換手法，大量採用江南名園林景及文人典故設置於清宮園囿之內，這是乾隆南巡後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，亦即清代史學家王闈運所頌「誰說江南風景佳，移天縮地在君懷。」當然這些園林佳境，也正是乾隆作詩回憶的好處所，也是其嚮往江南文人生活的表現，更可視為乾隆吸收、吐納傳統文化，終成一種內化為個人意識，轉化為屬於自己風格的藝術品味。

聽松庵竹爐山房內的〈竹爐圖卷〉及〈竹爐詩詠〉，前已提到最早是由王絨於洪武二十五年繪製成的，其後明代文人、僧家相繼沿襲，並有許多以「竹爐」為主題的繪畫、詩文、和韻、聯句及〈竹茶爐記〉等出現。與竹爐及惠泉相關的繪畫，除聽松庵原藏的四卷〈竹爐圖卷〉外，尚有沈貞吉（一四〇〇～一四八二）的〈竹爐山房圖〉、唐寅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二三）〈煮茶圖〉（圖十三）、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的〈惠山文會圖〉（圖十四），盛虞（舜臣）仿製聽松庵「竹爐」、並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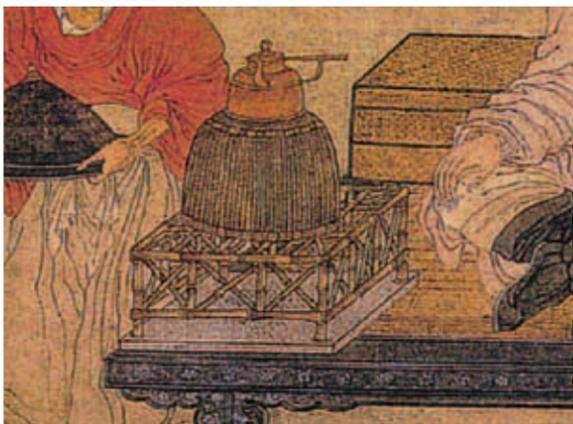
舍，也成了乾隆皇帝創作四卷〈千尺雪圖〉卷的泉源。但圖卷內所呈現的是屬於乾隆個人逐年累積的文采詩情，並無其他各家的和韻賦詩。乾隆十六、十七年間，清高宗為其三座千尺雪茶舍，及蘇州寒山千尺雪繪製了四套共十六卷的〈千尺雪圖〉卷，每套內容分別為盤山千尺雪、熱河千尺雪、西苑千尺雪、以及寒山千尺雪。〈盤山千尺雪圖〉卷由乾隆御筆親繪，其它三卷則令由董邦達繪〈西苑千尺雪〉卷、錢維城畫〈熱河千尺雪圖〉卷、張宗蒼畫〈寒山千尺雪圖〉

卷（圖十九），每人各畫四卷。這四套〈千尺雪圖〉卷內，並書有乾隆十六年至嘉慶二年，吟詠各地〈千尺雪〉茶舍的歌賦詩詞（註四），共約一百五十餘首。

再者此四套〈千尺雪圖〉卷，立意雖與〈竹爐圖詠〉相仿，但其所追求的理趣卻不盡相同，乾隆繪製四套〈千尺雪圖〉卷主要目的，即如他於乾隆十八年春在盤山〈千尺雪〉茶舍詩中所云：「飛泉落萬山，巨石當其垠。匯池可半畝，風過生漣淪。白屋架池上，視聽皆絕塵。名之



圖十八 明 丁雲鵬 煮茶圖及局部 無錫市博物館藏



右圖可見明代文人間盛行的上圓下方竹編竹茶爐。

成〈竹爐圖〉、顧元慶（一四八七～一五六五）《茶譜》中〈苦節君（竹爐圖）〉圖（圖十五）、王問（一四九六～一五七六）〈煮茶圖〉（一五五八）、文嘉（一五〇一～一五八三）〈惠山煮茶圖〉（圖十六）、錢穀（一五〇八～一五七八）〈惠山煮泉圖〉（圖十七）（一五七〇）、丁雲鵬（一五四七～一六二八）〈煮茶圖〉（圖十八）等等。而明清以來題詠竹爐的詩、記，更不勝枚舉，如王達、顧協、邵寶（一四六〇～一五二七）、李東陽、吳寬、朱彝尊（一六二九～一七〇九）、王漁洋（一六三四～一七一）、顧貞觀（一六三七～一七六六）、鄒一桂（一六八六～一七六六）、秦瀛（一七四三～一八二二）等名流都曾再三述作，至乾隆年間竹爐逸事，仍然傳誦不已。

聽松庵所藏四卷竹爐圖詠、竹爐詩卷，不僅深得乾隆帝心，也讓他依法仿做，不僅在玉泉山及香山各設「竹爐山房」與「竹爐精舍」二處茶



圖十九 清 乾隆17年(1752) 張宗蒼 寒山千尺雪圖 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寒山千尺雪為乾隆第一次南巡後最喜愛的江南景緻之一，返京即在西苑瀛臺、熱河避暑山莊、盤山靜寄山莊建造三處「千尺雪」茶舍。

千尺雪，退心企隱人。分卷復合藏，在一三來賓。(詩註：寒山、田盤、熱河、西苑皆有千尺雪，各繪為四卷合藏，而分貯其所，每坐一處，則三景皆在目中。)境佳泉必佳，竹爐亦可陳。俯清酌甘冽，忘味乃契神。披圖謂彼三，天一何踈親。」，意指每坐一處千尺雪茶舍，則其他三處景觀亦皆出現眼前，如此乾隆既可借境入詩，又能臨流摘句、品茗得詩，可謂：「泉色泉聲兩靜凝，坐來如對玉壺冰。拈毫摘句渾難得，都為忘言性與澄。」(乾隆三十九年《試泉悅性山房》)「卜築山邊復水邊，臨流摘句亦多年。拈鬚已是古稀者，耳裏清音不異前。」(乾隆四十七年避暑山莊《千尺雪二絕句》)達到倚泉品茗作詩的悅性、怡情樂志境界。

竹爐形象

聽松庵性海與王紱等所創製的竹爐雖早已毀失，但其形制據王達《竹茶爐記》及明人繪畫的描繪，皆為上圓下方，外以竹編，內以土填，中以鐵柵分隔，實際形態則可參考乾

谷之間，不幸伐，而筍、篾、筐、篚之屬，過者弗暇也。今工製為爐焉，汲泉試茗，為高人逸士之供，置諸几格，播諸詩詠，比貴重於尊壘鼎彝，無足怪矣。初禪師未學也，材豈異於人人，及修持刻勵，道隆德峻，迥出塵表，為江左禪林之選，亦竹爐之謂也。是為記。歲在乙亥(一三九五)秋仲望日。」

王達與性海、王紱都是竹爐及竹爐文會的創始人，這段《竹茶爐記》上的描述具體地呈現了當時製作竹爐的理念及意義，而這也正是乾隆心目中理想的茶爐。

乾隆的品茗理趣，基本上是建構在傳統的儒、釋、道合一的基礎上，而竹爐所擁有的特性正符合此一要求。竹於儒家思想上象徵的最大意義即「君子之德」。且竹所在皆有，凌霜傲雪，正是文人高風亮節的表徵。竹爐所用材料包含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在內的「陰陽五行」，爐形上圓下方表達「天圓地方」的哲理，天地運轉，呈現了整個宇宙觀，亦即道家「法乾坤之覆載也」的思維。竹爐使

隆仿自聽松庵的竹爐實物(圖二、三、十)及張宗蒼畫《弘曆松蔭揮筆圖軸》(圖一)，描繪乾隆在清暉閣寫字，以竹爐煮泉啜茗的場景，而竹爐的製作與其象徵意義，在王達應性海之請所作的《竹茶爐記》上記載得非常清楚：「性海禪師卓錫於惠山之陽，山之泉甘美聞天下，日汲泉試茗以自怡。有竹工進曰：師嗜茗飲，請以竹為茗具可乎？實爐云：爐形不可狀，圓方上下，法乾坤之覆載也。周實以上，火炎弗毀爛，虹光之貫穴也。織紋外飾，蒼然玉潤，鋪湘雲而翦淇水也。視其中空無所有，冶鐵如柵者橫其半，勺清冷於器，拾墮樵而烹之，松風細鳴，儼與竹君晤語，信奇玩也。禪師走書東吳，介予友石庵師以記請，夫物之難齊甚矣，尊壘以酒，鼎彝以烹，此蓋適於國家之用；尤可貴者，若斲鼎以石，製爐以竹，亦奚足豔稱於詩人之口哉。雖然，尊壘鼎彝，世移物古，見者有感慨無窮之悲。竹爐、石鼎，品高質素，玩者有清絕無窮之趣，貴賤弗論也。且竹無地無之，凌霜傲雪，延蔓於荒蹊空

用於烹瀾，經常烈火煎煮，終就修練完成，恰似「初禪師未學也，材豈異於人人，及修持刻勵，道隆德峻，迥出塵表，為江左禪林之選。亦竹爐之謂也。」的禪林境界，一座竹爐正具備了傳統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，竹爐品高質素，玩者有清絕無窮的趣味，這也正是乾隆喜愛竹爐烹茶的主因之一。

結語

竹爐是乾隆茶詩的主要源泉，茶舍則是乾隆翰墨詩情寫作的處所，也是他怡情遣興的雅室，品茗賦詩則是他茶舍生活的特色，他在茶舍詩中不斷的抒發自己的感觸，吐露人生哲學，而茶舍與竹爐成了他最佳創作空間與作詩的來源。《玉乳泉》詩中提到：「縱然非色亦非聲，會色聲都寂以清。豈必竹爐陳著相，拾松枝便試煎烹。煎烹却稱雨前茶，解渴澆吟本一家。憶在西湖龍井上(詩註：壬午南巡於西湖龍井上烹茶曾有詠)，爾時風月豈其餘。」(乾隆五十一年)；《竹爐山房戲題二絕句》又云：「早

順風相送

清代海洋史料特展

Voyage with the Tailwind

Qing Archival and Cartographical Materials on Maritime History
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展覽日期

2013 5/3~11/24

全年開放，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。
週五、週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。

展覽地點 陳列室 104



是中涓擊椀至，南方進到雨前茶。莫笑殷勤差事熟，喫茶得句旋前行。設教火候待文武，亦誤遊山四刻程。」（乾隆三十九年）；〈詠惠山竹爐〉則曰：「碩果居然棐几陳，豈無餘憾憶前賢。偶因竹鼎參生減，便捨松枝續火薪。為爾四圍饒舌幻，輸伊一概泯心真。知然而復拈吟者，應是未忘者箇人。」（乾隆四十五年）再再證明乾隆在茶舍品茗是與吟詩、得句脫不了關係的，正是：「解渴澆吟本一家」，而「臨流得句」、「喫茶得句」、「拈吟者」；也是為「暗寶明亭側，竹爐茗椀陪。吾寧事高逸，偶此浣詩裁。」（乾隆二十六年〈暮春玉泉山攬景〉）的浣詩創作而來的。

乾隆是一位深具文人氣質與藝術教養的皇帝，他一生嗜茶，不斷為茶舍裝潢，不停為茶事題詠詩文，將其品茶理念與思想留示後人，這在茶文化史上是絕對有貢獻的。例如置放無錫竹爐山房的四卷〈竹爐圖卷〉雖在乾隆四十四年毀於祝融，但他於次年隨即補上四卷，其中還包含他自己御筆親臨王絨原圖刻本〈竹爐山房〉圖卷，並且在〈惜張宗蒼補惠泉圖四圖既毀亦被燬因四疊舊韻〉中說到：「不可使名藍佳話竟爾歌絕」，由此可見他對此一文會傳統的重視，不願竹爐文會佳話因此歇絕。乾隆皇帝為中國茶史所留下可觀的茶事相關資料，是無價的文化財，他為茶舍所製的竹爐，並不是即興式或膚淺的仿造而已，一座茶爐象徵一個宇宙，其實也代表乾隆的人生理念與藝術的追求實踐。竹爐是一個表徵，也是一部融合了儒、釋、道思想觀念的形體，這在乾隆茶詩裏隨處可見。

- 註釋
1. 本文為筆者參加二〇〇四年臺灣藝術大學「喫墨看茶——二〇〇四茶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〈乾隆茶舍與竹茶爐〉再經修改。
 2. 《養心殿造辦處個作成做活計清檔》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木作、一月二十九日蘇州織造；一七年一月雕鑿作；一八年三月如意館；一九年十月蘇州織造；二三年二月、十月行文等資料中，均可見到命作或佈陳茶爐的記錄。
 3. 清表大中、倪成修、秦湘業纂，《無錫金匱縣志》，卷三十三至三十八藝文，清宣統二年刊本，內載唐以來至清代歷來文人吟詠與惠山、惠泉相關的詩、詞、賦、記。
 4. 廖寶秀，〈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〉，《輔仁歷史學報》第十四期，二〇〇三年，頁八九—九三。
 5. 前引文，〈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〉，筆者於此文第四節千尺雪詩與千尺雪圖卷，有清楚交代乾隆所作四處千尺雪茶舍詩於十六卷各地〈千尺雪圖〉的書寫題詠情形。頁七九—八九。

參考書目

1. 宋后楸，〈明初畫家王絨的隱居與竹茶爐創制年代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卷第二期，一九八五年春季。
2. 賴功歐，〈論乾隆茶詩的儒、釋、道理趣與藝術格調〉，《農業考古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，二〇〇一年六月，頁二〇〇—二〇八。

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